

香山买办帮

本报记者 谭洪安

郑观应如此热心推进广州的新式商会建设,且对之胸有成竹,固然得益于他潜心研究商战、学识融贯中西,也跟他直接参与过中国第一家近代商会的早期筹备有关。

1902 年年初,时任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的盛宣怀,为准备在上海进行的中英商约谈判,连发手谕,催促沪上宁波帮领袖严信厚、朱葆三等人,尽快商议筹设商会,正在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任职的郑观应,也接到了老上司的通知(详见 2012 年 12 月 17 日本报 D8 版《“第一商会”耀浦江》)。

虽然郑观应后来没有加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(上海商务总会前身)的领导层,但该公所首届五总董之一,是其广东香山(今中山和珠海)老乡唐杰臣,后者的叔父,正是赫赫有名的轮船招商局第一任总办唐廷枢。公所的另两位创会会员唐翘卿、唐简泉,同样来自香山。

这群香山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,他们都是洋行买办出身。如已于 1892 年去世的唐廷枢,早年应李鸿章力邀执掌轮船招商局之前,曾是“洋行之王”——英资怡和洋行上海的总买办。他的哥哥唐廷植接替了他在怡和留下的空缺,他的侄儿唐杰臣(即廷植之子),也是怡和的“重臣”。唐翘卿则服务于英资汇丰银行。

而郑观应本人,16 岁离家赴沪学习经商,后加入英资宝顺洋行(又名颠地洋行,是林则徐广州禁烟期间指名通缉的大鸦片商颠地所创办)。介绍他入行的不是别人,乃是为宝顺洋行效力十数年之久的大买办徐润。

后来,徐润与唐廷枢合力兴办轮船招商局,演绎了中国近代企业史上的一段传奇,又与早年宝顺洋行的同事、耶鲁毕业生容闳一起,策划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事宜,培养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、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等杰出海归人才。不用说,徐润和容闳,都是香山人。

容闳、唐廷枢、徐润及郑观应等近代精英的事迹,很多人并不陌生。但呼风唤雨上百年的香山买办帮,远远不止这几个鼎鼎大名的人物。

史料中记载最早的重要香山买办之一,是鸦片战争前后名声不佳的鲍鹏。鲍鹏自幼学习英语,1838 年在广州接替其父之职,入宝顺洋行充当买办,经营鸦片贩卖,因此与老板颠地一道,遭林则徐通缉。鸦片战争爆发后,清廷见战局不利,派直隶总督琦善南下广东议和,英语熟练的鲍鹏获其起用为通事(即翻译)。与英方一切交涉事宜,琦善都与鲍鹏商办,但鲍鹏涉嫌私下将中方海防情报泄露给英方。未几,琦善因答应割让香港,遭朝廷逮捕革职,鲍鹏也获罪充军伊犁为奴。

另一位经历不凡的香山买办,叫吴健彰(一说是广东潮州籍)。吴生于 19 世纪初前后,其弟曾在广州的鸡栏谋生,人称“卖鸡爽”,他自己是老怡和洋行的买办。1832 年,兄弟合伙开了一家从事外贸的同顺行,跻身“十三行”行商之列,洋人称为“爽官”。鸦片战争后,“十三行”外贸专营权取消,同顺行改营茶叶,成为广州最大的茶行。后来吴到上海,兼营鸦片走私,又成了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和买办。自此他纳银捐官,心向仕途,得到了候补道(即候选地方文职官员)的衔头。

恰逢“五口通商”之后,清廷急需通晓外语,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人,英语说得还凑合的吴健彰时来运转,1851 年年底当上了代理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监督,因驻地在上海县,又称上海道。吴任内最重要的“业绩”有二:一是奉命与英美法三国领事谈判江海关组织事宜,最终将海关大权交给外国税务司管理;二是允许列强在上海租界内设工部局、派巡捕及征税,开了租界为“国中之国”的先河。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斥责他是“帝国主义走狗”,而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,则认为他是“比较熟悉夷人风格和习惯”的商人官僚典型,有中国早期外交官的影子。

1853 年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，给吴健彰的仕途以突然打击。他遭到朝廷革职，以“养贼、通夷”的双重罪名，步鲍鹏的后尘，被判充军新疆，他花了大量金钱贿赂，才得以免于流放之苦。

后起的香山买办翘楚中，以天津四大买办之一郑翼之（详见 2013 年 2 月 4 日本报 D8 版《维稳救市津门商》）、英美烟公司的大买办郑伯昭（1951 年才以 88 岁高龄在澳门去世）名声较响。

但若论香山买办家族的代代传承，则唯一能与唐廷枢家族（祖孙三代服务怡和洋行半世纪）相抗衡者，非莫氏家族莫属。莫家第一代莫仕扬，1860 年移居香港，经营转口贸易及开发房地产致富，1870 年获新成立的英资太古洋行慕名聘为总买办。此后莫氏各房一直充任太古总行及各分行买办，历经三代，前后达 61 年。直到 1931 年莫仕扬之孙莫干生因卷入财务纠纷被迫辞职，太古洋行宣布取消买办制度，一段传奇，才告结束。